



闫晓静：通感与灵光

Yan Xiaojing at Suzhou Museum

文 / 白家峰 Bai Jiafeng

祥瑞：
闫晓静个展

2018年12月—3月4日
苏州博物馆

01

01 闫晓静 灵云 装置淡水珍珠 鱼线 铝 120 cm×360 cm×300 cm 2016

旅加的华人女艺术家闫晓静在苏州博物馆带来了她国内的第一个个展：“祥瑞”。此次展览由苏州博物馆主办，加拿大艺术协会、安大略省艺术协会赞助，它既是一个艺术家的精神还乡，也是一个有着悠久传统的城市及其文化地标对于当代艺术的又一次张开怀抱。

闫晓静是现居多伦多的职业艺术家，以表现自然与文化交集的复杂雕塑装置艺术而出名。她的作品往往倾向于用源于自然的轻巧之物，用强调手工性，仿佛带有体温的方式去完成制作。甚至于在放置于户外的公共作品中，闫晓静也会尝试运用天然的、有时是易损的材料，让自然环境与时间剥蚀也参与到作品的完成中去。而此次苏州博物馆针对其创作的特性，也特意没有将她的展览安排在贝聿铭设计的，内部极具现代感的展厅，而是选择了现代建筑与忠王府相连接处的古建筑楠木厅及其通廊作为展场，让观众能够在古代与现代的空间转换过程中，穿越一组自然之物的人造景观，感受一次传统意蕴的当代转化。而闫晓静，也特意在展厅间的天井里露天陈列了一件装置作品《灵芝女孩》，让生长着的灵芝与春雨共生，于乡土同朽。

在闫晓静的装置作品中，对于材料的选择具有鲜明的特征。在他的一系列作品里往往会选择自然界中也存在的生物材料作为

创作素材，比如松针、灵芝、蝉蜕等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材料往往在东方的文化体系当中都具有一些象征意义，比如灵芝、珍珠、松针，都具有某些灵性的色彩。而这些材料在西方人的观念体系中却更多只是一种自然的造物，他们不具有太多文化上的象征意义。更有趣的是，这些具有东方象征性的自然之物，又是在艺术家居住、生活的加拿大广袤的自然世界中原本存在的造物，于是，文化基因与肉身经验就在这些物件中相与为一，成为艺术家钟情的不二之选。也正因为这样，对于同一件作品来自东西方不同文化背景的观看者往往会导出不一样的解读。而此时闫晓静的作品便提供了至少两种观看方法：其一即是从这两种不同的解读出发，考察不同文化在交流过程中所遭遇和产生的误读；其二是去考察这两种不同解读之间的最大公约数是什么，即展现不同文化间相通约的普适部分。无论是强调前者抑或是搜寻后者，都是处于跨文化语境中的海外华人艺术家所曾经使用过的典型方法。闫晓静则用一种轻巧同时又不乏智慧的方法，把这两个角度有机地融合起来。

闫晓静创作中的另一个典型特征则是装置作品中时间元素的加入，其中最典型的案例即是她对于灵芝的运用。闫晓静往往会根据意图需要设计一些女孩或者其他人性的模子，并用适合培养灵芝的材料比如木屑去填充它制成胚胎，进而把自己在培养皿中培





03

02 闫晓静 蝉之歌 蝉蜕、鱼线、金漆 250 cm×250 cm×280 cm 2017
03 闫晓静 灵芝女孩 装置、木屑与灵芝 45 cm×45 cm×50 cm 2016

植的灵芝菌丝植入到这些模子中去，于是根据造型的不同，灵芝会在不同的部位随机地生长，这时的灵芝会根据展览时间的长短、环境温度、湿度、空气的差异而呈现出不一样的生长状态，用来预示一种不可控的无常的生命状态，时间也就成了完成作品的动态元素。而在另一件作品《蝉之歌》中，闫晓静则使用了传统中药里的一味药材——蝉蜕作为她创作的主要视觉元素。我们知道蝉在地下是虫和蛹的状态，当它钻出土壤化为蝶之后，其遗留的躯壳便是蝉蜕，因此蝉蜕具有一种向死而生的象征意义。闫晓静将这些蝉蜕收集起来染成金色，用极细的半透明状的渔线把它们悬挂起来，几十枚上百枚蝉蜕组成一级台阶，几千上万枚蝉蜕组成的数十级台阶便组成了一组“天梯”。在这件作品里，艺术家以静置的方式来展示时间的存在，暗示着一种生与死，跨越生命长度的历程和体验。而灵芝的不断生长与蝉蜕的凝结死亡，从动与静的两个层面展现了时间这一因素在闫晓静作品中的特殊价值。运用时间、展示时间，不仅延展了闫晓静作品的阐释维度，也使得其作品的“如此呈现”具有了某种必要性，从而可以减弱一些仔细阅读其作品的深究者对于其中弥漫的唯美趣味的某种质疑。

最后，关于这个展览的名称“祥瑞”，其出现可能基于两方面

的原因。首先是艺术家创作的作品中所存在的一系列视觉元素，比如松针、蝉蜕、灵芝，尤其是后者往往会给人一种与道家文化相关联的联想，而在道家语境中，吉祥美好的征兆便是“祥瑞”；其次，更大的可能在于，此次展览的策展人付晓东女士个人的学术趣味与宗教偏好，以及由其所带来的对于闫晓静作品的倾向性解读。这种解读也许可以有效地构建起闫晓静作品阐释的一个维度，但是却不能涵盖她所试图表现的跨越东西方文化之间的中间立场与试图构建的不同语意穿插的开放解读。事实上，“祥瑞”这个展览名称，让人不由得想起了今年上海双年展新确定的主题：禹步。只不过如果说“禹步”更多还只是从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概念中出发，不是纠结于其道教的文化本源，而是通过这种进两步退一步的表现行为去暗示当代艺术的行为策略，进而寻找一个名词之外的关联性和开放性的话，那么这里的“祥瑞”，则无疑是把一个开放性的概念重新扯回了传统概念，甚至于宗教阐释的泥沼中了。当然，“祥瑞”的本尊，大多出自历史上不同政权为了制造执政合法性的人为炮制，因此从文化批判的角度上讲，我们倒不妨将那些符号化、机械化、策略性地在西方语境中展示“东方性”的艺术作品称为“祥瑞”，但是如此，艺术家闫晓静怕更是敬谢不敏了。 ■